

■金惠雯

原民版到原動力 為弱勢發聲的露茜

1999年的921大地震，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

那一年，在社長的支持下，《立報》創立了原民版，利格拉樂·阿烏成爲首任版主，但是921地震把阿烏震回了台中縣和平鄉的災區，把我震進了原住民工作的領域。2000年1月，我正式被真除爲原民版的版主，戰戰兢兢地接手第一份全職的正式工作，當時我對原住民領域還是半調子，每天被3千字的稿壓得喘不過氣來。

老闆與報人的社長

還記得當時社長（也是我的指導老師）有時會把我叫到辦公室，她總會問：「你覺得原民版是要做給誰看的？」被問得語塞，往往都是這種對話結束的時候，但卻也養成了我每件事都學著想清楚，並且站在受衆角度思考的態度和習慣。

2001年3月，我決定到南投重建區工作而辭掉了立報原民版主編的工作，對於已接手一年多的版面經營，著實有不捨，但是社長對於我要離職這件事卻一言不發，讓我毫無後顧之憂的投身重建區的工作。

2002年年底，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成立之後，媒體人出身的我覺得宣傳是一個組織最重要的工作，但不能老是在自己的圈子裡，得想辦法走出去。於是我厚著臉回到《立報》向社長提出每周給一個版

面登文章的請求，不但馬上獲得允諾，並且還跟我說：「你負責的內容就不用擔心了。」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社長對我的讚許，也讓我心中懸著的大石頭放下了，因為社長不是沒有看到我的努力，而是希望更砥礪我的進步。從2002年底開始，原促會不間斷的每周提供文章，並且每季集結成《原動力報》，就是有《立報》提供版面的壓力，讓我們的原動力報從來沒有中斷過，也成爲我們最好的宣傳工具。

亦師亦友的露茜

1月27日下午，現任族群版主編威任在MSN告訴我社長過世的消息，與大多數人一樣有震驚與不捨，但對我而言，有更多的遺憾！

2005年，歷經3年抗戰的我，終於考上了博士班，一直叨叨絮絮地要去請露茜吃飯，也屢次從《立報》副總編雲章那裡得知露茜跌倒受傷的消息，但未料到再聽到消息時，已經是天人永隔，這頓飯始終沒有去吃。

幾天來，腦中不斷的回想曾經與露茜見面的點點滴滴，汗顏的是，身爲她的學生，卻只去見了她3次：第一次是去簽指導老師同意書，連論文內容都沒有談就同意了；第二次是因爲工作太忙擔心寫不完論文而想去談談休學，她只用一

句「我告訴所有人妳一定會畢業」而擋下；第三次帶了一張論文的概念圖去講給她聽，她說：「可以去寫了。」

在論文口試的會場上，口試委員中就屬露茜的提問最犀利，還讓其他口試委員跳出來幫忙我回答，其中一個至今對我而言最具震撼性的提問：「以前毛澤東下鄉時，提到農民們因爲物資缺乏，常常是一家人共煮一條鹹魚配飯吃，做爲組織工作者，究竟該不該共同去舔那條鹹魚來表示同甘共苦呢？」我忘了當時的回答，但這個提問影響我至今，讓我不斷的思考，究竟該如何面對生活方式與價值觀都迥異的組織工作現場。

現在想起來，覺得自己很像是浪費了向露茜學習的這段時間，由於投身於重建區的工作，時間與空間的距離，使得我只能把論文當做一件事做完，而一直縈繞在心的不是成績，而是覺得自己努力不夠，未能達成露茜的要求，然而露茜卻對我這個學生與員工，總是笑容以對，總是讓我予取予求，總是給我足夠的空間去想清楚自己在做的事。

露茜真的是我的老師也是好友，提醒而不指責，不僅是在資源上提供我們子彈，同時也默默地在競爭激烈的媒體環境中支撐著一份獨立且爲弱勢發聲的媒體，這種堅持的精神，也成爲我工作立足的基石。我對露茜社長的回憶不多，但永遠記得的是在每個課堂上向講演者的提問態度與方式，一針

見血但不咄咄逼人，這種「溫柔而堅定」的學習態度一直是我還在努力的方向。

尊重多元文化發聲

《台灣立報》的原民版，是台灣線上媒體第一個創立的原住民專屬版面；原動力版，是第一個線上媒體與民間團體合作的版面。無論是原民版或是原動力，露茜社長重視的是弱勢發聲的機會，所以即使在強調教育專業報的立場上，原動力版從來沒有被干預過內容，我們恣意的書寫著工作現場發生的事情，培養出願意長期經營部落格的工作伙伴，長達8年的記錄工作，不但將原促會的點點滴滴都記下來，也讓所有曾經來過原促會貢獻心力的伙伴們留下了隻字片語，豐富了一個民間團體的生命史，也改變了很多人對原住民團體的印象：不再是光說不練，而是說到做到。

老實說，文字的書寫對基層的工作者而言，真的是相當痛苦的過程，尤其對原住民工作者而言，因爲那不是他們習慣的表達方式。

猶記得在原民版工作時，有位作者是先布農語寫作之後，再逐字翻成中文，因此用的是布農族的文法，從中文的角度來看根本是不通順，爲了保存原貌，我要求校稿人員不得順稿而如實刊登，社長把我找去討論這件事，只問：「這樣的寫法誰看得懂？」本來以爲她反對再繼續刊登，結果是她希望這樣的作法能有說明，

能強化這種做法的重要性。

到了原促會的原動力版，許多工作伙伴從來沒有寫過文章，當第一篇文章被登在《立報》上時，他們臉上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8年來，我們從逼大家寫文章填版面，到現在開始會有伙伴主動投稿，負責修改文章的同事說：「有人的文章進步了哦！」

或許站在報社的立場，一定會覺得這種不但不專業，甚至可能是塗鴉的文章會影響到報紙的專業性，對我而言，露茜社長的這種情義相挺，能夠讓這種非專業的文章刊登在主要的版面上，帶給我們的不只是鼓舞，同時也是一種支持的力量，讓這些工作者可以不再妄自菲薄，認真面對自己的發言與書寫，這不只是提供機會，更是一種自信心的提升。

永遠的懷念與感恩

今年2月6日，應世新大學的邀請，前去錄製了一段懷念露茜的談話，本來心情平靜的我，講著講著居然哽咽了起來，雖然沒有在鏡頭面前失態，但是才發現自己對露茜的情感竟是如此之深，不知不覺的我已經把露茜視爲學習的對象，她的每一句話，都仍影響著我的工作方向以及待人處事的態度，因爲她的包容與提攜，讓我可以恣意而爲，在安全的環境中嘗試與成長，除了感謝，也很難再有更好的形容詞了，現在只想遙敬露茜社長一杯，與您「握手」！（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秘書長）



■在成露茜的支持下，台灣立報創立了台灣線上媒體第一個原住民專屬版面，也與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合作，每週刊登原動力版面。（圖／本報資料室 文／陳威任）

後記

第一次正式踏入原住民的工作領域，是在剛進社會發展研究所時，爲了完成露茜所長交付的任務「辦理媒體人才培訓與組織人才培訓」的4個梯次營隊，終於在衆多檔案中，找到了露茜留給大家的一段話，就在營隊手冊的引言中，在此刊出，以懷念永遠支持弱勢的露茜。

和營隊一同起跑

■成露茜

整個世界的歷史是一部原住民被壓迫和反壓迫的歷史。文明走過的道路，總是留下無數屍骨殘骸，和對大自然的破壞痕跡。但是我們大多數的人卻習慣性的擁抱文明、謳歌殺手，對原住民的困境視若無睹，對他們的怒吼充耳不聞。如火如荼的全球原住民運動，在台灣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回響；和我們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一波

一波的抗爭，也沒有引起多數人的關懷。我們禁不住問：該怎麼辦？

在許多即刻能做的事情當中，培養更多原住民自己的歷史文化詮釋者和社區組織者，應是教育界責無旁貸的任務。原住民不僅要詮釋自己的歷史，也要詮釋台灣的以及世界的歷史；不僅能組織自己的社區，也能組織跨區域的社會活動。我們的教科書和媒體都必須反映原住

民的立場與觀點，政治、經濟、社會領導階層也必須有原住民的參與。在多元化的台灣，原住民不能缺席。

營隊，是在邁向一個真正多元公平的社會的道路上，許多必須進行的工作中一個小小的、但卻是重要的環節。它將讓我們大家學到一些基本的技術，而最關鍵的是，靠著大家的努力，營隊將把我們的心扭在一起，讓熱血沸騰，大步起跑！